

時評

下好河套棋 建國際創科中心

國務院日前印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下稱《規劃》），提出30項措施，涵蓋深圳園區的發展定位、目標、總體布局、基礎設施布局，以及如何協同香港推進國際科技創新等。《規劃》指，2025年要建成「深港科技創新協同機制」，2035年要在深港創新合作區建成世界最好的國際創新高地，為港深兩地創科合作注入了新動力。

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香港亦在力創科發展。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由深圳園區及香港園區在深河和落馬洲河套區兩地組成，盡享「一河兩岸」、「一區兩園」的優勢，乃香港發展創科的重要平台和抓手。下好河套棋，港深強強聯手，利用好本港科研資源，加強大灣區產業鏈配套，有助進一步完善本港創科生態圈，壯大創科人才庫，更好匯聚全球創新資源，將香港打造為國際創科中心。

香港特區有關各方，特別是政府須乘《規劃》東風，通盤考慮、統籌安排，做好整體創科產業布局，並與深圳加強協同效應，落實相關合作措施，同步推動河套區的創科發展，更好構建香港「南金融、北創科」的格局。正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昨表示，河套區是未來北部都會區發展的重要引擎，特區政府已公布河套區的香港園區規劃，形容香港方面現時是「快馬加鞭」，需在2035年前建好，招商引資及雙方合作，才能達到國際上先進的地位。

事實上，近年港深兩地在合作區發展取得較好進展。香港科技園公司去年7月在深圳園區推出「大灣區創科快線」，為香港及內地創科企業提供業務發展支持服務；位處深圳園區的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已逐步開始運作；香港園區深港創新及科技園第一批首次三座大樓將於2024年年底起陸續落成等。如今《規劃》出台眾多促進港深創科合作的利好，香港更應把握好各項要點措施，攜手深圳，在河套的創科發展上提速、提效、提質。

特區政府《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提出將港深創科園擴容，與毗鄰落馬洲新田一帶約240公頃土地整合發展，興建「新田科技城」。加快基建配合，打造香港版的「大灣區」區域，不僅可以擴展本港的創科生態圈，還可乘臨內地之便，跨境布局，優勢互補，借助深圳的供應鏈及產業鏈快速發展，進而以「大灣區」為主導，帶動北部都會區的創科發展。再如，香港應積極與深圳協商，並尋求中央支持，從頂層設計、資源統籌、數據跨境、規則對接等方面探索進行突破，更好配合促使河套區的資金、物資、信息等要素流動暢通、創新鏈條融通、人員交流順通。同時加強生產、生活、生態相關配套設施的無縫對接和高效協作，從而實現兩地科研合作提質加速，增強香港以至整個大灣區對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力促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建設。

將「一區兩園」發展成為蓬勃的創科地帶，港深要拍住上。新一份施政報告公布在即，希望能看到港府有最新發展計劃，以及更具體的推進措施，發展好和用好河套，推動香港全速成為國際創科中心。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港深拍住上 建世界頂尖創科平台

戴韋

熱門話題

日前，國務院印發了《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標誌深港創科合作區深圳園區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深圳園區的目標

深港創科合作區位於香港北部和深圳市中南部跨境接壤的深圳河套地帶，面積約3.89平方公里，深圳園區佔地約七成八，香港園區僅佔0.87平方公里。河套合作區是涉港的大灣區發展重頭戲之一。國務院為此制定了《規劃》，提出要高質量、高標準、高水平推進合作區的深圳園區建設，希望深圳和香港園區協同發展、優勢互補，打造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重要支點，成為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引擎。顯示中央對深圳園區、深港創科合作和大灣區建設寄予厚望。

《規劃》指出到2025年，一、要基本建立高效的深港創科協同機制，兩地創科合作應取得積極成效；二、皇崗口岸跨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實現創新的通關查驗模式；三、深、港園區要實現要素流動暢通、創新鏈條融通、人員交流順通；四、建立與香港以及國際對接的科研管理制度，集聚一批香港和國際優勢學科重點實驗室集群和卓越研究中心、頂尖企業研發中心，深港科技合作也應取得一批重大成果。

到2035年，一、深港園區協同創新；二、

科技創新國際化程度居世界領先地位；三、創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動；四、培育一批一流的創新載體和頂尖科技企業研發中心，成為世界級的科研樞紐；五、建設能支撐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

上述的發展目標很具體，也是兩地創科發展的路線圖，對兩地和廣東省未來的經濟建設有深遠意義。萬丈高樓平地起，深圳園區的某些硬件設施已經有了；估計目前尚未完工的基建也會完成。《規劃》較側重討論軟件發展，稱深港應積極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重大機遇，互利合作、協同推進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打造世界級創新平台和新增長極。

香港應發揮本地優勢

一、河套深港創科合作區顧名思義是要發展深港在河套地區的科技創新合作。深圳有好的營商環境，發達的民營經濟和濃厚的創新氛圍；香港則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自由港，擁有專業化的服務機構體系和高度開放的科研環境。因此，本地可「充分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超級聯繫人」作用」。

二、香港科教資源豐富，有多所全球百強大學，與國際聯通順暢。利用好那些優勢，港深都能較容易匯聚外來人才和資訊。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構建國際創新人才匯集地和國際化的高質科研生活社區。

三、香港科技創新對接大灣區完備產業鏈，港深可共同發展中間性試驗轉化為服務的平台。以香港發展國際創科中心和北部都會區規劃對接深圳園區，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把科研成果推向國際市場。

四、利用香港在制度多方面與國際接軌的優勢，與深圳協作，共同構建國際化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便利要素流動，建立更高水平的知識產權保護和便利的市場准入制度，打造有利於匯聚全球智慧和科技合作的平台。

深港創科發展前景

深港兩地互相借鑒和利用各自優勢和管理經驗，在深港合作區構建有利於創科的政策和法規體系，建設國際領先的科研基地和完備的科技創新生態體系，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集聚包括國際頂尖科技人才和知識在內的全球高端創新要素資源，積極開展與國外的科技合作，鏈接國際科技創新網絡。眼下，深圳園區着重推動新一代信息、先進生物醫藥、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領域的突破發展和創新應用，香港在這些方面也有某些優勢。

深圳園區是《規劃》討論的主要對象，旨在發展一個先進、高效、人才濟濟、宜科研和宜居住的「一河兩岸」、「一區兩園」的創科合作區和全球智慧的科技合作平台；香港則是深港創科合作園的主要參與者之一，並有條件為此作出積極的貢獻。

完善退休保障 實現老有所養

周八駿

鐘峰遠眺



周八駿

最近，香港有兩則關於老人的信息。

其一是，特區政府發行第八批銀禧債券，無論認購的宗數還是認購的金額，皆創新高紀錄。特區政府最初定下的目標發行額是500億港元，鑒於認購額達717億港元，政府提高發行額至550億港元。踴躍認購的動因是，此批銀禧固定收益率為5%/年，遠高於銀行定期存款利率。特區政府做貼心的處理——為數202,477份認購22手或以下債券的申請，將獲全數配發所申請的債券；餘下121,306份申請（即認購22手以上者），均將先獲發22手債券，並進行抽籤，其中，89,984份申請將獲配發多一手債券。具體而言，獲分發22手（即220,000港元）的老人，每年將獲派息15,000港元。

另一是，不久前特區政府房屋署公布，香港公屋的全長者戶數目持續上升，由2018/19年度16.1萬個，升至2022/23年度19萬個，4年來增加18%，佔公屋戶總數比率升至24%。截至2023年6月底，長者一人申請公屋共2.35萬宗，較3月底多700宗，反映長者公屋需求殷切。有些人把長者申請公屋和獲配公屋宗數上升，歸因於1996年4月特區政府推行「維護公屋資源合理分配政策」（俗稱「超級富戶政策」）時，對60歲或以上老人實施豁免資產審查的政策。房委會一名委員提議把豁免資產審查的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

人口老化漸趨嚴重

以上兩則信息，在不了解香港老人真實情況者看來，可能會以為香港的老人日子過得不錯。你看，有錢踴躍認購債券，有政府提供優惠租金的公屋居住，豈不快哉！這一類人在香港以外為數不少。其實，即使在香港也不乏這樣的不明事理者。例如，以為提高豁免資產審查年齡就能減少長者申請和獲配公屋的想法，其前提便是，香港老人中不乏資產超過申請公

屋資格者。

然而，從象牙塔走下來，深入香港社會就容易看清楚，至今香港的「老有所養」依然未得到落實。

特區政府統計處公布，2020年香港的貧窮率為23.6%，但是，老人的貧窮率高達45%。原因不僅由於老人普遍不再就業，更在於香港至今缺乏終生的退休保障或養老保障。於是，年收益率5%的銀禧令老人趨之若鶩。

特區政府最新估計，到2046年年中，香港人口將達819萬，但人口持續高齡化，屆時每3名港人中有多於1名是長者。隨着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士踏入老年，以及男、女性的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繼續上升，65歲及以上長者的比例未來25年將增加近1倍。撇除外籍家庭傭工，長者人口將由2021年的145萬上升至2046年的274萬，佔總人口的比例將由20.5%上升至36%。另一方面，整體勞動人口將會由2021年的354萬，升至2038年366萬的頂峰，隨後逐漸降至2046年的358萬。在近期，現屆政府宜維持既有各項關於長者的政策，同時採取類似於確保較高收益率的銀禧和長者醫療券等等的特惠性政策，盡可能為老人增加收入。在中長期，香港必須結合人口政策和社會福利設施建設，建立覆蓋香港全體老人的退休保障或養老保障制度。

逐步完善退休養老保障制度

子女養老傳統正在瓦解，家庭原子化是大勢所趨，老有所養是社會的責任。

勞動人口相對於總人口長期趨於減少，企業承擔退休保障的壓力越來越大。退休保障或養老保障制度必須由政府建立和承擔主要責任。

內地一直有退休保障或養老保障制度。香港只能局部依仗內地來緩解本港的「老有所養」問題。要根本解決問題，必須立足香港。

香港應當借鑒內地，建立居民或勞動者個人與企業、政府共同出資的退休或養老基金，來提供終生的退休保障或養老保障。若香港建立了類似內地的有關安排，就能方便香港老人選擇到內地任何省市自治區度晚年。

特區政府花費了巨額公帑以應對新冠疫情，也打算動用巨額公帑協助企業取消積存金對沖安排。以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而言，遲遲未補全終生的退休保障或養老保障制度，實在是一大缺憾。希望現屆政府開始籌劃此項工作。

最後，卻決非次要的是，香港社會需要關懷老人。老人是香港建設貢獻者，也是弱勢群體一部分。

人民幣貶值是暫時 穩字當頭勢反彈

健元

經濟縱橫

自去年3月美國進入加息周期以來，至今年7月已連續12次加息，為2007年9月以來的最高水平。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暗示可能於今年9月停止加息仍存較大變數。據8月25日CME「美聯儲觀察」預測：美聯儲9月維持利率在5.25%-5.50%不變的概率為81%，加息25個基點至5.50%-5.75%區間的概率為19%；到11月維持利率不變的概率為50.6%，累計加息25個基點的概率為42.2%，累計加息50個基點的概率為7.1%。

根據費雪效應，一國利率的上升，高過他國的程度，意味着該國通脹的幅度。一國匯率升值，高過他國的程度，意味着該國貨幣的未來貶值預期和程度。

美國通脹持續高企，為此連續加息提高利率水平以壓抑通脹，亦導致資本虹吸現象，回流美國本土，也就是說美國聯儲局的利率變化，亦導致美元國際兌換需求的上升，致使歐元、日圓等其他國際貨幣包括人民幣被拋售，也間接推升美元的匯價。所以，金融利率的變化還是會對匯率的變動產生某種程度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就是

費雪效應的基本特徵或邏輯。

美國因應通脹而進入加息周期，中國則是因應通脹困擾，為提振疲弱的消費市場，而進入減息降費周期。市場流動性得到大量釋放，理論上，短期內也會導致人民幣供應過剩，而壓抑匯率幣值。且去年以來一直有西方金融大鱷的惡意做空打壓，這就不難理解為何人民幣破7後連連高壓線，近期又多次觸及1:7.28安全邊線上限。以中國今年經濟的復蘇趨勢和中國供應鏈與產業鏈的穩健運行而言，人民幣未來升值預期是非常強烈的。反之美國經濟因俄為衝突拖累，內外交困，美元升值已近強弩之末。

因此，有關方面應以中國資本市場為切入點，依託中國股市已處於近20年的長期歷史大底及投資價值窪地，積極組織國家隊容護盤提振大藍籌梯隊，以盡快啟動中國股市，提升資本投資收益率，讓中國股民獲得真正的財富受惠，方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和市場消費信心。從而進一步刺激中國實體經濟，更好地穩定和提升人民幣幣值，更好地參與「一帶一路」與「金磚國家」國際經濟與金融合作，更好地確保今年經濟（GDP）預計目標的順利實現。

搞旺夜市「有得揀」至關鍵

立法會議員 顏汶羽

港事講場

最近搞活搞旺香港的夜市引起各界熱議，很多人提出自己的想法，筆者也就「搞夜市」提出一些看法。「搞夜市」是建基於「有夜市就有人流，有人流就有消費，而人人消費就可以帶旺經濟」的簡單邏輯。不過，大家常提到的台灣夜市，疫後都受到旅客減少和消費者需求改變等因素影響，香港又可以怎樣搞旺夜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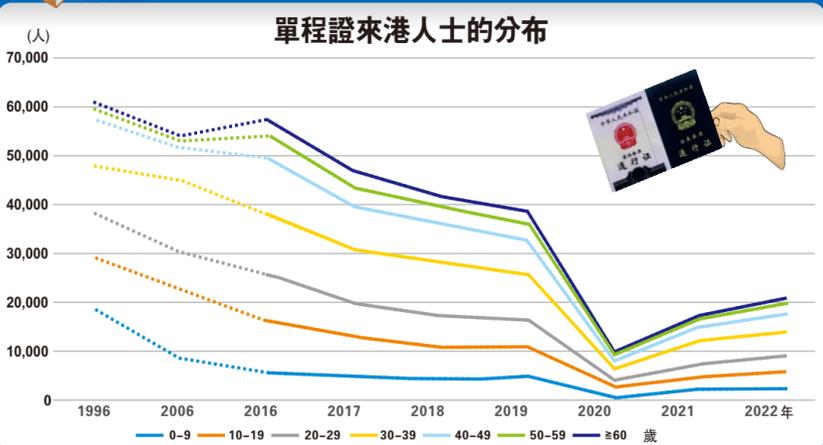
筆者覺得政府應先要訂好夜市目標客群，再針對這類消費者的需要去設計夜市，先可以吸引人流。有消息指政府研究在海濱做夜市活動，筆者會擔任海濱事務委員會委員，亦認同海濱可以是其中一個選項。以觀塘海濱為例，就可以考慮吸引附近上班族放工後去行個圈放鬆下、望住海景歎小食，又

或周五同朋友去夜市「Happy Friday」狂歡一番。至於較接近旅遊景點的中環海濱，就可集中以遊客為目標。

夜市文化或多或少源自街頭文化，重點是要有得揀，而非千篇一律，借鏡元宵和宵夜戲棚等，均是香港每年較為成功的夜經濟。筆者建議政府不如趁今次「政策窗口」出現的機會，同時搞活墟市政策及街頭表演活動政策，讓市民有更多商場以外的消費選擇。

筆者相信社會最希望政府搞夜市時，切勿如美食車般太多規管，最好可以提供支援，盡量降低參與檔攤或舉辦活動組織的成本，這才可以吸引更多人一齊參與搞活搞旺夜市，同時亦不會令夜市因為消費太高昂而「拍烏蠟」。

商報圖說 單程證來港 未恢復兼老齡化



兩地恢復全面通關，香港由跨境人流到整體人口均大反彈，惟單程證來港人次仍未恢復，這無疑對人口政策及勞動市場帶來影響。統計處最新資料透露，疫前三年持單程證來港人數，每年介乎4萬至4.7萬左右，惟疫下三年則暴跌至1萬至2萬左右，而截至2023年中的一年內，人數亦僅恢復至3.1萬，仍較疫前少約三分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單程證來港人士的年齡分布現也大變。查1996年的相關結構，0至9歲的人數最多，達到1.9萬人，而19歲以下的比率高近50%；至2006年，19歲以下佔比已降至40%，到2016年更進

一步減至30%，涉及1.6萬人。雖然2022年的相關比例，尚維持於30%左右，但人數就銳減至6000人。換言之，少子化問題非但見諸香港，就連單程證來港人數亦疑受同一因素衝擊。

反之，老齡化情況則見加劇，即使程度不算太高。1996年的50歲以上佔比僅約5%，2006年且未增反減至4%，但到2016年以後卻一直高企於14%之上。背後理由，相信跟來港與受供養老年人士團聚，即「以老養老」，及來港與受供養子女團聚有關。

至於20至49歲方面，雖然疫下三年數字亦見大減，但從比例看則與過去分別不大。